

交互、定制与决策:人工智能时代的 AI 生成式影像

史立成 刘宜东

(重庆师范大学新闻与传媒学院,重庆 401331)

摘要:基于技术哲学批判视角,从影像本体、生成范式及主体身份三个维度,本研究系统考察人工智能时代影视艺术的范式变迁及其发展态势。从影像本体维度,研究通过纵向梳理从洞穴壁画到数字影像的艺术史谱系,揭示了人类视觉表达遵循从客观写实到主观体验的螺旋式上升轨迹这一规律。当 AI 技术使影像创作突破物理法则的限制时,基于神经网络的具身化模拟将推动影视形态完成从“现实复现”到“沉浸体验”的跨越,使沉浸式体验成为未来影像的主导形态。从生成范式维度,研究引入技术社会学分析工具,指出当前 AI 生成式影像创作所处的概率性“抽卡”模式正在向确定性定制模式转变。这种转变不仅体现为算法从随机采样到目标导向的优化趋向,而且体现在这一转换对创作主体结构及影像产业的深层影响。从主体身份维度,研究基于上述趋势提出,价值锚定者将居于未来创作主体的核心位置,并指出在技术自主性日益增强的背景下,人类创作者的角色将发生根本性转变,即从具体的技术操作者转向价值判断与审美决策者。因此,未来影像创作的本质是人类依托算法中介进行的哲学实践,是通过人工智能技术实现自我认知与价值表达,在突破技术决定论桎梏的同时,承续人文主义精神内核,彰显技术时代的人文坚守。

关键词:AI 生成式影像;影像本体;交互;创作主体;价值判断

中图分类号:TP18;J905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3-0429(2026)02-0140-11

DOI:10.19742/j.cnki.50-1164/C.260213

一、引言

人工智能生成内容(AIGC, Artificial Intelligence Generated Content)可被视作用于内容自动化生成的技术集合,在国际上被定义为“通过人工智能算法对数据或媒体进行生产、操控和修改的统称”^[1]。2024年初,人工智能生成式影像(以下简称“AI 生成式影像”)软件 Sora 的横空出世表明,人工智能功能层面的不断升级,正在以前所未有的驱动力推动着人类社会向智能化、数字化转型^[2]。当前,中国的可灵、即梦等智能技术也迅猛发展,从灵感启发到创意生成,从多元素材提供到智能化创作,从相关技术环节的介入到全链条影响,从辅助到主创,人工智能(Artificial Intelligence,以下简称“AI”)在影像创作中运用的广度与深度都呈现明显的上升趋势,尤其是国产大模型 DeepSeek 的问世,为中国在相关领域的进一步发展奠定了更加坚实的基础。当前,关于 AI 生成式影像的研究主要集中在本体研究和应用研究

收稿日期:2025-03-09

作者简介:史立成,男,重庆师范大学新闻与传媒学院副教授,主要研究方向:戏剧与影视学;刘宜东,男,美学博士,重庆师范大学新闻与传媒学院副教授,主要研究方向:数字视听艺术。

基金项目:重庆市研究生教育教学改革研究项目“疫情常态化下 VR 虚拟仿真教学模式在艺术专硕(广播电视领域)实践教学中的应用探索”(yig223080)。

两方面。本体研究涉及对艺术创作与艺术家的重新定义,如于婉莹等从道德伦理、观念、意识、哲学等方面探讨人工智能与艺术的关系、人工智能对艺术家地位的影响、人工智能模式下艺术创作的话语体系及价值内涵^[3];刘中锦从 AI 艺术家的合法性、AI 著作权、知识产权的价值与归属等方面探讨 AI 艺术与艺术家身份认同的问题,认为将 AI 影视作品的著作权及其附属价值赋予创作主体更能协调和平衡各方关系,有助于促进 AI 技术在影视艺术领域的健康发展^[4]。部分学者聚焦人工智能技术下的影像美学流变,如李雨谏从机器视觉入手,解析生成式 AI 核心技术背后的叙事议题、风格议题与文化议题,进而探讨当代电影的生存境遇及未来可能^[5];陈永东从本雅明机械复制时代艺术理论视角,探求艺术“灵韵”重现的可能性,认为在该语境下艺术的现场性、原真性及历史性均可复制^[6];邓慧敏从现实主义美学认知本体论和认识论二分的视角出发,探讨本体论语境中 AI 影像的现实性建构困境,认为本体变革使 AI 影像呈现明显的心理现实主义特征^[7]。应用研究主要集中在相关技术的特点、应用领域及价值研究上,如杨露等从电影脚本的叙事变化、电影的视觉转向、虚拟美学的发展等方面探讨 Sora 文生视频模型给电影艺术带来的新变革^[8];邹举等从素材优化、内容生成、交互式传播等多个方面较为系统地阐述了 AI 在纪录片创作领域的应用与相关优势^[9];陈昌凤等从人工智能生成内容的技术逻辑入手,结合 AI 的实践,探究以数据为中心的 AIGC 应用中的价值观和伦理问题^[10]。

上述研究成果对本研究具有重要的启发和借鉴意义。然而,总体上看,关于 AI 生成式影像发展趋势的预见性研究仍有不足,主要表现为研究视角不够多元,基于用户诉求的新技术方向的探索不够充分,尤其是对 AI 环境下作者的主体身份研究仍有待深入。本研究将结合上述问题,从影像本体、生成范式、主体身份三个方面探讨 AI 生成式影像的变化趋势及其影响。

二、影像本体之变:从仿真到交互

马斯洛的需求层次理论认为,人们有归属与爱的需要、尊重的需要以及自我实现的需要。逼真的信息有助于人们找到与自己相似的人和事,从而获得归属感与认同感,进而满足自我实现的心理需求。人们对真实的追求几乎是与生俱来的。纵观人类发展史,这种追求与传承,除了生物学意义上的遗传和变异外,还体现在基于口、耳、眼等身体媒介衍生出的语言、文字与图画上。其中,视觉表达最为突出,从史前岩画到摄影术,再到摄像技术的出现,始终贯穿着人类对客观事物“真实”还原的不懈努力。同理,如今的 AI 生成式影像更是对包括人类行为与思考在内的整个世界的模拟。作为一种新兴的艺术形式和手段,其以建构镜像世界为核心特征与内在需要。它将进一步逼近鲍德里亚提出的“与真实没有任何关系,从而就是纯粹的拟真,是没有本源的真实的阶段”^[11]⁷。因此,AI 生成式影像从视听仿真走向交互体验,不仅是人类表达方式的需要,也是科技与艺术发展的普遍规律。

(一) 绘画艺术中的视觉仿真

关于视觉仿真,纵观绘画史,便可见一斑。单就视觉形式而言,从史前岩画到古代绘画、中世纪宗教绘画,再到文艺复兴和古典绘画,绘画的总体趋势是越来越写实、越来越逼真。从粗糙、笨拙的原始石雕与木刻,到文艺复兴时期的写实雕塑,始终贯穿着对形似的追求。写实艺术在古典主义时期达到巅峰。直到 19 世纪摄影术的出现,艺术创作才真正从对形似的执着中解放出来。此后,绘画转向拓展形式美的新视野,追求精神表达的新方向。印象主义、立体派、后印象主义、抽象派等流派接踵而至,绘画风格越来越趋向非写实,甚至催生了观念艺术、行为艺术……直至今日,发展成形式多样的当代艺术。由此可见,从视觉形式的角度来看,绘画史的总体发展轨迹呈现出一条“抽象—写实—抽象”的抛物线式演进路径(如图 1)。这充分说明,在摄影术出现以前,绘画艺术始终保持着对现实世界进行真实记录甚至还原的追求,从客观上反映了人对逼真信息的认同与依赖。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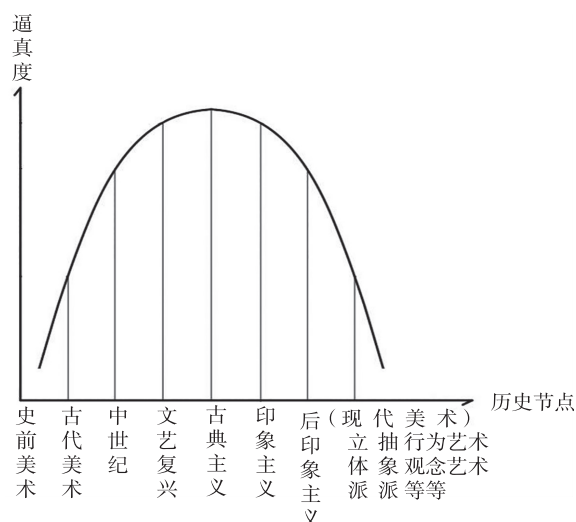


图1 绘画形式的趋势图

（二）影像艺术中的视听仿真与交互体验

众所周知,电影的诞生是建立在人类试图真实记录活动事物的基础之上的。它不仅具有摄影的仿真优势,还能满足记录时间的心理欲求,因而被认为是最能体现真实感的艺术形式。正是基于这一特性,自电影诞生起,人们就不断探寻更真实的表现方式。

从1888年《利兹大桥》中缓缓移动的马车,到1895年《火车进站》里迎面而来的列车;从停机再拍到多机位多角度拍摄和运动镜头的出现;从黑白默片到彩色有声电影……这些技术演进都在力求更好地还原现实事物。法国电影批评家安德烈·巴赞很早就提出了“电影是现实渐近线”这一经典观点。巴赞认为,电影的本性在于它对现实的记录与再现能力^{[12]10-24}。学界由此引发了关于蒙太奇与长镜头的论战。20世纪以来,数字技术开始被应用于影像创作;三维动画、数字特效等技术构建起以数字仿真为基础的全新影像形态,算法取代了感光材料,虚拟时空的逼真效果不断增强。这使得影像艺术不再局限于对现实事物的再现,而是以“类现实”的方式对想象、幻想的事物进行呈现。

自2016年起,VR技术被运用到影像创作中,开启了交互影像的商业化之路,这使得数字影像的真实性超出了传统影像真实的范畴,进入了以多感官交互体验为核心的游戏化范畴。观众参与到叙事内容中,多感官的全方位代入将观影从浅代入过渡到深沉浸,进而实现“身体在影像之中,影像在身体面前”的体验^[13]。典型作品如基于全景互动的短片《HELP》、以交互叙事为主的《飞越13号房》等。如今,AI生成式影像的到来,又为多感官交互体验影像的研发带来了新的发展机遇。AI生成式影像不仅能为传统交互影像提供技术支撑,更重要的是,它还创造了以交互为基础的具身体验,并使之成为AI生成式影像发展的核心特征与内在需要。

（三）AI助推影像形态螺旋式演进

AI影像艺术的发展轨迹与绘画史呈现出高度的相似性,二者都遵循着“多元并存、螺旋式上升”的演进规律。从文艺复兴时期写实主义与巴洛克风格的并置,到印象主义与照相写实主义的此消彼长,绘画史的演进证明了艺术形式的发展从来不是线性替代关系。AI技术对影像形态的螺旋式演进起到了至关重要的推动作用。

首先,AI生成式影像具有很强的写实能力。AI生成式影像最初震撼世界的,是以Sora为代表的对现实世界进行真实模拟的若干影像作品。以国产AI生成式影像软件“可灵”发起的“可灵AI导演共创计划”为例,我们可以清晰地看到,在众多AI生成式影像作品中,表现最为突出的依然是写实风格的作品。例如写实风格的短片《喵心归处》由著名导演薛晓路执导,该片在视觉呈现上达到了惊人的仿真效

果,特别是在动物毛发、人物皮肤纹理和场景光影还原等方面几乎可以与实拍效果相媲美,极大地增强了叙事的可信度。中央电视台推出的非写实风格的 AI 作品《千秋诗颂》,是一部集技术创新、文化传播与艺术欣赏于一体的优秀动画片,但与传统动画相比,其画面质感仍存在较为明显的差距。虽然当前不少三维漫剧的画质已经有极大提升,但其提升速度较之写实画质而言,仍存在较大差距。真实再现依然是当前 AI 生成式影像最擅长的创作风格,也将是未来相当长时期内 AI 生成式影像创作的主要方向。

其次, AI 生成式影像具有显著的交互优势。AI 生成式影像具有实时生成的天然特性,能够在技术实现与叙事策略上为交互影像带来质的飞跃。一方面, AI 技术的核心优势在于其智能叙事引擎。该引擎具备解析和响应用户复杂需求的能力,并能在理解前序剧情及当前情境的基础上,实时生成后续剧情和影像内容,从而推动情节发展^[14]。这一技术突破从根本上解决了传统交互影像只能依赖预制情节的局限问题,实现了真正意义上的实时叙事生成,极大地提升了交互的自由度。另一方面, AI 技术应用能使观众深度介入影像叙事,显著增强观众的主观能动性,使观众成为影像作品的有机组成部分。由此可见,未来 AI 生成式影像凭借其强大的生成能力和自然语言处理技术,将为交互影像提供更加完备的基础架构,使虚拟与现实信息的双向互动成为主流,进而呈现出一种类游戏化的全新态势,使受众得以按照世界本真的样貌感知世界。

当前 AI 生成式影像技术正处于类似 19 世纪印象派革命的转折点,其深度学习算法如同当年的摄影光学理论,正在重塑影像艺术的创作范式。比较绘画史的发展规律不难发现,当前影像艺术的发展正处于抛物线的上升阶段(如图 2),依据当前的 AI 增长速度,抛物线的上升期可能会很快结束。未来, AI 驱动的动态叙事、实时渲染和情感反馈技术将使影像作品具备高度拟真的交互体验, AI 生成式影像将推动影像艺术进入“超交互时代”。

然而,正如现代艺术最终超越了写实主义的单一追求,当 AI 生成式影像的交互体验达到顶峰后,也将转向更为广阔的艺术形式。通过 AI 大模型,机器能提取出许多人类艺术史上从来没有被发现过的特征,找到跨时空、跨模态、跨越艺术形态的关联,最后渲染出人类历史上可能出现过、但并不存在于我们所处时空的艺术作品^[15]。届时,或将出现以下三种影像创作趋势:一是感官刺激的极致化,如通过脑机接口实现触觉、嗅觉的跨模态叙事;二是纯粹内省的精神表达,如创作类似诗歌电影的 AI 生成作品,强调冥想与哲思;三是传统美学的数字复兴,如 AI 模拟胶片质感或新浪潮风格的“数字新古典主义”。这种多元化发展趋势印证了艺术史的螺旋上升规律——技术突破带来新的可能,而艺术本质的探索永无止境。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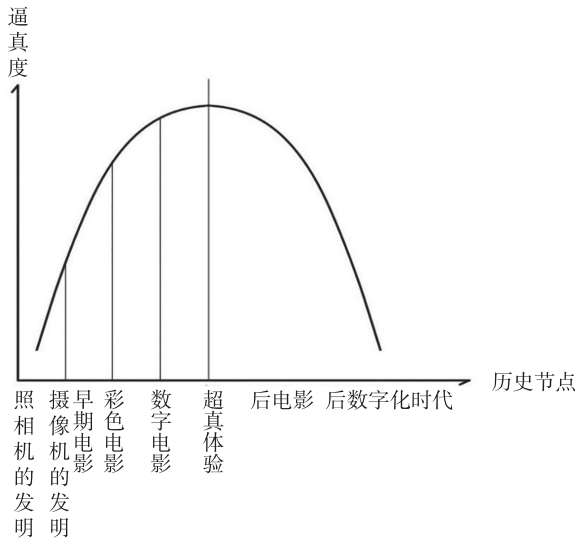


图 2 影像形态演进趋势图

三、生成范式之变：从“抽卡”到定制

传统影像制作离不开表演,即便是动画片,也需要以动画师的“表演”为载体。这种表演首先建立在对真人言谈举止的模仿的基础上,再根据运动规律进行艺术化提炼与处理,最终形成银幕上的动画形象,这是“人”深度参与的结果。然而,AI生成式影像则呈现出完全不同的创作范式,既不需要动画师的参与,也无需演员的存在,是完全由数字系统自发生成的产物。这一转变从根本上重构了影像创作的结构与能动性的关系。安东尼·吉登斯(Anthony Giddens)在其结构化理论中指出,结构与能动性是辩证统一的关系。一方面,结构为能动性提供背景与支持;另一方面,正是通过能动性实践,结构才得以维系与发展^{[16]59}。尽管AI生成式影像基于对人类世界的海量机器学习,但无论是国外的Sora、Runway,还是国内的“可灵”“即梦”等系统,在对用户需求的理解——特别是对人类情感的感知与表达方面仍存在明显不足。2024年2月,文生视频大模型Sora的发布引发了影视界对生成式电影研究和讨论的热潮。Sora官网将其定义为“基于文本提示生成现实及想象场景的AI模型”^[17],但人机交互难以精准沟通,创作生成依然逃不开“抽卡”环节。

(一)“抽卡”及其演进

“抽卡”这一术语源自卡牌游戏,特指AI创作中筛选最优画面或镜头的一种方式,即在确定基本的视觉方向后,系统会批量生成同类内容,创作者从中选取最佳结果,这属于概率性生成。郭帆导演曾强调,Sora的费用大概是平均每分钟150美元,但这不等于花150美元就能得到可用的一分钟^[18]。由此可见,成本背后的关键因素是图像生成的满意率。

“抽卡”通常产生两种结果:一是生成内容很符合预期,但“AI感”明显,缺乏艺术灵韵;二是可能产生意料之外的创意,形成某种“间离效果”,甚至是存在技术缺陷却具有奇观美学特质的生成物,但这往往偏离创作初衷^[19]。有学者认为,AI是在激励与束缚之间影响人类想象的^[20]。究其本质,这反映了AI系统的双重局限:对人类情感认知的不足,以及受限于以文本提示词和参考图为主的单向交互模式。这些局限虽不影响基础表意,但确实阻碍了艺术层面的共情与共鸣。然而,正是这些局限推动AI系统不断进化。2024年GPT-4o(“o”是“Omnimodel”的缩写,意为全能、全方位)展现的多模态交互能力,标志着AI系统正向更具人性化的方向发展。

GPT-4o不仅在交互层面展现出卓越的语言理解、逻辑推理和多轮对话能力,更重要的是在情感理解维度取得了突破性进展。该系统能够精准识别人类微妙的情感变化,深入理解复杂情绪状态,甚至展现出共情能力。这些进展标志着AI系统正在向具备社会洞察力、情感同理心以及创造性决策能力的智慧阶段演进。正如人工智能之父马文·明斯基(Marvin Lee Minsky)所言,如果机器不能够很好地模拟情感,那么人们可能永远也不会觉得机器具有智能^{[21]21-24}。从技术演进的角度观察,以GPT-4o为代表的新一代AI技术已经构建起多模态情感理解框架,其智能水平达到了前所未有的高度。在应用范式层面,我们正在见证AI技术经历着从“任务执行型”(替代机械性劳动)向“情感理解型”(深度把握人性需求)的历史性转型。这种转型使AI系统能够更精准地把握人类社会的复杂性,从而重构人机交互的基础逻辑。基于此,借鉴数字游戏领域的人机交互发展趋势,可以预见未来AI生成式影像创作将突破现有的文生图、图生图模式,发展为以预制视频素材和参数化模型为基础的定制化生成体系,这种演进将大幅提升创作效率与艺术表现力。

(二)定制及其优势

定制即定制化生成,是以AI对人类认知能力的全面突破为基础、以结构化数字资产库为支撑、以提

升创作确定性为目标的革命性模式。该系统的核心架构包含三大模块:首先是智能角色系统,涵盖虚拟偶像、数字演员等预制角色,这些角色不仅拥有高度参数化的外观系统,更整合了专业级动作捕捉数据库与微表情库,能精准复现真实世界的动态细节;其次是智能场景系统,包含模块化场景、智能道具、动态光影及色彩管理系统等专业影像级资源;最后是深度编辑系统,即所有数字资产(包括角色形象、表演风格等)都支持多层级参数化调整,如角色可精确模拟特定演员的形体特征、动作习惯乃至微表情,场景则可实现规模、风格及环境要素的实时动态编辑。以角色创作为例,这种工业化数字资产体系允许创作者首先选择一个基础模板,通过骨骼比例、面部特征等参数的精细调节完成初步塑形,再通过参考影像的导入进行二次优化。更具突破性的是,该系统支持自然语言交互,创作者可直接描述“需要类似某明星的忧郁气质”,AI将实时呈现调整效果。这套工作流程同样适用于场景构建、镜头设计等其他创作环节。

从“抽卡”(概率性生成)到定制(确定性生成)的转变,不仅大幅提升了创作效率与精准度,更标志着AI生成式影像创作进入基于结构化语言体系的新交互时代。维特根斯坦在其哲学著作《逻辑哲学论》中提出,语言的边界就是我的世界,其中,“我的世界”指主体通过语言逻辑所能表征的经验世界。维特根斯坦认为,语言边界的拓展是认知世界的重要途径^{[22]72}。这在其后期著作《哲学研究》中发展为“直接感知”理论,主张通过观察他人的语言游戏和行为模式来理解心智状态,无需依赖内在推理过程^{[23]67}。这一哲学观念在人机交互领域体现为:通过设计直观的交互界面与自然语言系统,使用户无缝理解系统反馈,同时让机器通过用户行为数据动态捕捉其需求。

事实上,早在2022年11月,Open AI推出的人工智能大语言模型ChatGPT就改变了人工智能传统的语言沟通方式,转而通过在广泛的语言交互中不断进化^[24]。同理,作为定制模式基础的虚拟资产库,正是AI语言在影像创作中的体现,它超越了传统的以文本提示词和参考图作为符号能指的生成模式,使能指系统具象化为可操作的视觉元素。这种转变带来了双重革新:用户端的信息感知更加具象、直观,机器端的数据处理更有针对性。这种机器的人性化和人类的机器化在人机之间建立了一种更为高效的协作互动关系^[25],其结果是人机交互的深度与广度都得到质的飞跃,创作者的意图与AI的反馈形成了良性循环。从哲学层面看,这种交互模式的演进不仅提高了人的参与度,更在某种意义上增强了AI的人性特质。正如保罗·莱文森(Paul Levinson)曾提出的媒介技术演进的人性化趋势一样,“技术发展的趋势是越来越像人,技术是在模仿、复制人体的感知模式和认知模式”^{[26]6}。值得注意的是,虽然定制化模式极大地拓展了个性化创作的可能性,但其表现力仍受限于预制模型的丰富程度,这正是大语言模型的海量预训练继续发挥关键作用的原因所在。此外,上述讨论的这些基于虚拟资产库的定制型影像要素,在AI影像的镜头运用、叙事结构等方面也有显著突破。

伴随着AI技术的持续迭代,定制化生成将渗透到影像创作的各个环节。人工智能从检索者、搬运者和呈现者转变为合作创造者,甚至是独立的创造者,进而构建了信息整合、知识生产和内容创作的新模式^[27]。AI技术将逐步打破传统影像工业的技术壁垒,其技术变革将消解专业门槛,使影像创作从精英化的工业行为转变为大众可参与的日常实践,其革命性意义堪比杜尚的《泉》——当现成品被赋予艺术身份,艺术的定义便被彻底重构。同样,AI生成式影像不仅模糊了专业与业余的边界,更颠覆了创作者的传统角色。未来的影像创作者将不再局限于技术执行,而是转向更高维度的审美决策——他们需要驾驭AI工具,在算法生成的无限可能性中筛选、引导并赋予作品以人文内核。这一转变标志着创作主体从技术实施者到价值锚定者的根本性跃迁,正如摄影术解除了绘画的写实负担,AI也将释放影像创作者的艺术潜能。

四、主体身份之变：从执行到决策

传统的影像创作都是各司其职、各安其位的集体创作,即便是所谓的独立影片,也很难真正“独立”。然而,如前所述,AI生成式影像的发展使得创作环节的具体操作实现了智能化,而且每个环节都具备专业性,能达到常规的影像标准。由此可见,拥有一台AI生成式影像设备,就相当于拥有了一个完备的影像创作团队和创作系统,这有助于艺术家将自己的创意与思想感情通过数字影像进行更为充分的表达^[28]。真正的独立创作正在成为现实。不过,关于AI生成式影像的独立创作问题,不少学者认为,人工智能引发影像行业深层震动的根源在于其近乎独立的“元创造力”^[29]。以Sora为例,人们大多认为ChatGPT与Sora不同于以往的人工智能,二者在一定程度上学会了人的非理性思维能力,能够从有限数据中归纳跃迁全称命题,进而实现非完全归纳^[30],即人工智能拥有了自主的独立性。从根本上来讲,这种人工智能表现出的创作独立性是对影视艺术创作中以人为主体的挑战^[31]。然而,独立自主的基础是算法,而算法的基础仍然是人类提供的数据。值得关注的是,当前AI生成式影像的变革仍集中于技术维度,即便是剧本创意这类涉及机器深层认知的创造性环节,对人类而言,本质上仍属技术演进的范畴。这不仅未对传统人类主体地位构成威胁,反而是对人的主体地位的一种全新的强化。

(一) 创作主体的职能转变

主体身份的界定始终是历史性建构的产物,正如农业文明与工业文明范式下农民核心职能的转变:在工业文明主导的当下,智能农业设备的应用并未消解农民的主体性,而是将其核心职能从直接劳作升维至种植决策与生产管理,这揭示了主体性的评判标准已从具体操作转向多元认知层面的价值决策。同理,在AI生成式影像中,创作主体的职能正在发生深刻的转变:从传统基于具身实践的创作执行,转向基于价值判断的创作决策,这属于新质生产力主导下的主体职能的必然转变,而非主体地位的消解。美国媒介理论家保罗·莱文森在《思想无羁:技术时代的认识论》一书中提出:“有了技术之后,人就变了,人就从进化的产物变成了进化和变革的生产者,就从现存世界的理解者变成了新世界的创造者。”^[32]¹⁵由此可见,主体职能的演进是生产力进步的必然结果。

主体职能的转变将带来双重深远影响。首先,在AI技术的赋能下,影像创作领域将涌现出一批超级创作者。这类创作者往往兼具深厚的艺术造诣与跨学科知识,在文学、哲学、社会学等领域均有涉猎,同时拥有独特的人生阅历与深刻的社会洞察力。他们将为影像艺术注入更丰富的内涵与创新元素,从而开创AI时代全新的艺术范式。其次,AI生成式影像中的技术乌托邦主义的狂欢可能催生大量低质内容。短视频发展初期已为此提供了前车之鉴:凭借移动设备的便捷性,全民创作热情高涨,加之平台算法的助推,导致质量参差不齐乃至低劣的内容充斥各大平台。尽管短视频确实拓宽了创作边界,培育了新兴人才,但也不可避免地带来了诸多负面效应。当下的AI视频创作正如当年的手机短视频拍摄,也将重现类似短视频创作的规模效应。为避免短视频发展中的不良状况在AI生成式影像行业中的复演,我们应深入思考创作主体的身份转变问题。

(二) 创作主体的身份转变

当前,无论是在新媒体的宣传策略中,还是在AI生成式影像的学习与实践,AI技术推动全民狂欢,某种程度上陷入了学者周露平所指出的“智能拜物教”的窠臼。周露平认为,智能革命与技术自动化的共谋,塑造了现代意义上的“智能拜物教”^[33]。正如技术哲学家京特·安德斯(Gunther Anders)所提及的“普罗米修斯的羞愧”的隐喻,人们在技术物的崇拜中,逐渐丧失了对自身价值的反思能力^[34]。在“智能拜物教”对人工智能技术的盲目崇拜下,人们往往在狂欢中忽视了AI技术中的潜在核心问题,即价值判断和审美判断。鉴于此,AI生成式影像的创作主体依然是人,是价值锚定者,其身份正在从具

体的技术操作者向价值判断与审美决策者转变。

价值判断主要强调对作品的思想价值和社会价值的判断,这一判断必须由人来决定。虽然技术工具论者约翰·塞尔(John Rogers Searle)认为,人工智能产品缺少作为道德主体的意向性,“从来没有一种纯形式的模型足以凭借自身而产生意向性,因为形式特性自身不足以构成意向性”^[35]。然而,这只是控制论者的一厢情愿,况且当前的AI生成式影像已经触及思维层面的创新设计。相关进化趋势已经引起学界和业界的警惕,既警惕AI对人的替代,更担心AI作出错误的价值判断。

第一,作为一种高度具象化的新型语言表达技术,AI在生成语言、图像、音频和视频的过程中,传递的不仅是表层信息,还内蕴了大模型的基本立场与世界观。海德格尔曾言,语言是存在之家^[36]⁸¹。AI生成的内容,并非纯粹的技术成果,而是一种被深度编码的“非中立”系统,蕴含着构建者的文化与政治倾向。在与AIGC工具的每次交互中,文化和意识形态都以一种隐性方式渗透并参与到社会文化的建构与书写中,构成文化侵袭的潜在威胁^[37]。同时,由于AI是基于过往数据的判断来生成内容的,客观上会与新兴的社会议题和文化诉求产生偏差。此外,用于训练AI模型的数据集往往存在多样性、代表性、公正性等方面的缺陷,机器可以把人类已有的道德弱点和价值观缺陷深深嵌入其运用之中,导致偏见、观点霸权、刻板印象、文化片面性等问题^[10]。这些问题也会对构建文化自主性和建立本土话语机制产生不良影响。因此,若将价值判断完全让渡给AI,既可能抑制艺术推动社会进步的功能,又可能固化甚至扭曲现有的文化权力结构。

第二,完全依赖AI进行价值判断意味着放弃人类创作特有的意向性,使作品陷入本体论困境。当创作主体被算法取代,沦为纯粹的技术产物,作品将丧失艺术品的精神内核。正如苏珊·朗格(Susanne K. Langer)在其著作《情感与形式》中所提出的,艺术是人类情感的符号形式的创造。她认为,没有对生命情感的创造,就没有艺术^[38]⁵¹。这不仅会导致艺术创作人文价值的空心化,更会动摇以人文精神为基石的社会价值体系。

第三,从责任伦理角度考量,AI作为工具无法承担判断失误的后果。使用工具所导致的后果,无关工具本身^[39],只有人类才能作为责任主体对价值判断的深远影响负责,因此,保留人类在艺术价值判断中的最终决定权,既是维护创作主体性的必然要求,也是确保技术发展始终服务于人类福祉的根本保障。

第四,价值判断可以通过系统化的程序设计来规避潜在的负面影响。以Runway、可灵和即梦等平台为例,它们均禁止生成包含血腥暴力、过度动作或暴力暗示的画面,同时在提示词中也屏蔽了相关敏感内容。尽管这种限制可能在一定程度上影响创作自由,但从思想导向、情感健康和法律合规的角度考量,这种内容过滤机制显然具有重要的积极意义。

创作主体作为价值判断的表达者,其价值判断在部分优秀作品中已经有所体现,国产科幻电影《流浪地球2》就是很好的案例。在《流浪地球2》中,来自不同国家的科学家组成敢死队,为了人类共同的家园——地球能够顺利完成变轨,集体前往月球执行爆炸任务。此处的关键在于,导演设计的不是中国科学家单独执行爆炸任务,而是来自不同国家的科学家共同参与,虽然是在中国科学家的领导下,但其他国家的科学家也是叙事的主体。特别是报名环节的设计,有效突出了科学家的国别属性,更加凸显了“地球人是一家”的理念。这正是对“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最朴素而鲜明的诠释。这一思想内核通过热血澎湃的科幻故事更容易被全球观众接受。另外,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制作的AI纪录片《来龙去脉》《中国神话》,都是关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优质作品,也是AI生成式影像创作中蕴含价值判断的经典案例。《来龙去脉》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推出的首部全流程AI微纪录片,该片聚焦中国龙文化的历史渊源与象征意义,通过AI动画对诸如河南濮阳的蚌塑龙、红山文化的C型玉龙等代表性龙形文物的趣味化、活态化展示,以抽丝剥茧的方式解析龙文化的演变历程,增强了文化输出的亲和力,使观众更加直观地理解中国龙文化的深厚底蕴。该片不仅是一次技术实验,更展现了如何借助前沿科技讲好中国故

事,使龙文化这一传统符号以更现代、更国际化的方式呈现,增强了文化自信与创新表达。

关于审美判断,这一概念本身具有复杂性和争议性,此处特指影像艺术范畴的艺术审美判断。在AI生成式影像创作中,审美判断主要体现在两方面。首先,是AI系统的审美判断能力。人工智能影像虽然依赖复杂的算法和计算机生成的图像,却试图继承并模仿传统电影艺术的视觉风格。无论是构图平衡、色彩的搭配,还是光线的运用,人工智能影像都力求符合传统电影的审美标准^[40]。其本质是对人类审美标准的学习与模仿,进而产出符合人类审美偏好的作品。值得关注的是,创作者数量的激增将促使算法的审美标准趋向多元化,特别是开源工具的运用会因用户反馈而持续深化,这就导致AI的审美输出虽然符合统计学意义上的大规模发展,却未必契合先进文化的审美要求,因此,有必要为AI建立基于大众审美的兼具普遍性和规范性的评判标准。目前,AI工具已初步具备这方面的判断能力,但仍需持续优化。其次,是创作者个体的审美判断问题。创作者的审美判断通常建立在其知识结构和生活阅历基础上,涵盖情感体验、文化背景、个人趣味、社会环境等多重因素,具有显著的主观性和相对性,强调通过艺术内涵和艺术表现的融合统一,来提升作品的审美品位和艺术境界^[41]。显然,AI通用审美体系难以满足这种个性化需求。对此,可通过区分通用版和专业版AI工具来解决。专业版不仅需要验证用户资质,还应提供更灵活的自定义设置,并保留适当的算法随机性,这种设计既能帮助创作者探索个性化审美表达,又能促使AI生成突破创作者固有审美框架的作品,进而激发关于美学本质和艺术创作的新思考,推动AI时代影像美学的创新发展。

五、结语

AI生成式影像的发展已经呈现出不可逆转的发展趋势,其演进过程深刻印证了艺术与技术相互促进的基本规律。AI生成式影像创作正在经历三个关键性跃迁:第一,在技术层面,自适应学习算法持续优化生成模式,使AI创作既符合经典影像美学范式,又能满足数字时代的沉浸式体验需求;第二,在艺术层面,大模型驱动的动态叙事、实时渲染和情感反馈技术推动影像艺术进入“超交互”体验阶段,这一进程将在达到“镜像世界”的拟真顶峰后,自然转向抽象表达、感官极致化等多元化发展方向;第三,在创作范式层面,定制化生成技术的成熟标志着AI生成式影像正式进入“人机共智”新纪元,传统生成过程中的随机性问题得到根本解决,创作效率与精准度实现质的飞跃。

这些变革对影像艺术生态产生了结构性影响:第一,技术门槛的消解使创作权真正回归大众,专业与业余的界限被重新定义;第二,创作主体的角色发生了本质转变,从技术执行者进化为价值锚定者,其核心职能转向审美范式构建、价值系统校准和人机协同设计;第三,更重要的是,这种转变要求我们建立全新的创作生态系统,包括支持创意工作流的技术协同体系、确保人文价值的伦理治理框架,以及培养复合型人才的教育机制;第四,必须深刻意识到,AI与影像艺术的融合不是简单的工具革新,而是创作本体的范式革命。当AI成为艺术的“第二大脑”,人类创作者将突破个体认知局限,实现想象力的集体解放。这一进程与人类发展史上的重大变革一脉相承。正如工业革命解放了人类的体力劳动,数智革命正在解放人类的脑力劳动。AI与影像艺术的深度融合,终将带来人类集体想象力的伟大解放,这不仅是技术发展的必然结果,更是人类文明进步的重要里程碑。

展望未来,AI生成式影像的发展可能会经历三个阶段:技术融合期、艺术创新期和文化重塑期。在这个过程中,我们需要保持清醒的认识:技术是手段,艺术是目的;AI是工具,人类是主体。只有坚持人本主义的价值立场,才能确保这场技术革命真正服务于艺术的发展和人类文明的进步。AI生成式影像的终极意义或许在于它打破了艺术创作的物理限制,让每个人都能将自己的想象力转化为艺术作品。这种全民艺术创作时代的到来,将开创人类文化发展的新纪元。正如摄影术的发明没有终结绘画艺术,反而激发了新的艺术流派,AI技术也不会取代人类创作,而是为我们打开了一扇通往更广阔的艺术天

地的大门。在这个意义上, AI 生成式影像的发展不仅代表着技术的进步,更象征着人类创造力的又一次伟大解放。

[参 考 文 献]

- [1] 中国信息通信研究院, 京东探索研究院. 人工智能生成内容(AIGC)白皮书(2022)[EB/OL]. (2022-9-2)[2023-6-5]. <https://finance.sina.com.cn/esg/2023-06-05/doc-imywesek8801471.shtml>.
- [2] 俞鼎, 李正风. 生成式人工智能社会实验的伦理问题及治理[J]. 科学学研究, 2024(1): 3-9.
- [3] 于婉莹. 人工智能对艺术创作的变革性影响分析[J]. 南京艺术学院学报(美术与设计版), 2024(1): 190-194.
- [4] 刘中锦. 身份认同与权利归属——定义 AI 生成式影视作品的两个基本维度[J]. 当代电视, 2024(10): 11-16.
- [5] 李雨谏. 叙事危机与机器视觉——视频游戏与 AI 夹击中的当代电影研究[J]. 当代电影, 2024(11): 104-110.
- [6] 陈永东. 元宇宙语境下艺术“灵韵”的唤回及“拟真”的嬗变[J]. 艺术传播研究, 2025(3): 15-25.
- [7] 邓慧敏. 从本体论到认识论: “双重抽象”场域内 AI 影像的心理现实性建构[J]. 当代电影, 2024(8): 51-58.
- [8] 杨露, 于逸然. 一种探索性视角: Sora 模型驱动下电影的创作转向[J]. 当代电影, 2024(11): 119-128.
- [9] 邹举, 何子尧. “编码真实”: 对人工智能赋能纪录片创作的审思[J]. 中国电视, 2024(9): 68-74.
- [10] 陈昌凤, 张梦. 由数据决定? AIGC 的价值观和伦理问题[J]. 新闻与写作, 2023(4): 15-23.
- [11] Jean Baudrillard. Simulacra and Simulation[M]. Sheila Faria Glaser. Ann Arbor: The university of Michigan Press, 1994.
- [12] 安德烈·巴赞. 电影是什么?[M]. 崔君衍, 译. 南京: 江苏教育出版社, 2005.
- [13] 高天. 技术及真实: VR 纪录片的身份探讨[J]. 当代电视, 2020(2): 75-80.
- [14] 高峰. 实时生成与个性化互动——论人工智能介入交互式电影创作的可能性[J]. 当代电影, 2024(10): 99-104.
- [15] 邵怡蕾. 在爱(AI)中: 重思 AI 世的创作[J]. 电影艺术, 2023(3): 28-36.
- [16] 安东尼·吉登斯. 社会的构成: 结构化理论纲要[M]. 李康, 李猛, 译. 北京: 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2016.
- [17] Sora[EB/OL]. (2024-2-15)[2024-6-1]. <https://openai.com/index/sora/>.
- [18] 孟可. AI, 电影, AI 电影及关于未来的探讨[J]. 当代电影, 2024(5): 4-13.
- [19] 王雪璞. 主体、叙事与世界观: AI 文生动画的美学品质[J]. 当代动画, 2024(4): 90-95.
- [20] 张明浩, 于映菡. 在“理性规约”与“感性加强”之间: 论人工智能算法时代的电影想象[J]. 电影新作, 2025(5): 47-56.
- [21] 马文·明斯基. 情感机器——人类思维与人工智能的未来[M]. 王文革, 程玉婷, 等, 译. 杭州: 浙江人民出版社, 2016.
- [22] 路德维希·维特根斯坦. 逻辑哲学论[M]. 陈启伟, 译. 北京: 北京大学出版社, 2013.
- [23] 路德维希·维特根斯坦. 哲学研究[M]. 李步楼, 陈维杭, 译. 上海: 上海译文出版社, 2020.
- [24] 傅盛, 陈洪伟, 赵霖, 等. 向度与趋势: 人工智能的发展及其与电影的结合[J]. 当代电影, 2023(8): 4-14.
- [25] 张蓝珊. 机器的人性化与人类的机器化——AI 大模型时代影视艺术发展新范式[J]. 中国电视, 2024(3): 86-92.
- [26] 保罗·莱文森. 人类历程回放: 媒介进化论[M]. 郭建中, 译. 重庆: 西南师范大学出版社, 2017.
- [27] 张锐, 刘靖晗. 以 ChatGPT 看生成式人工智能对传媒业的影响[J]. 声屏世界, 2023(10): 5-8.
- [28] 王晋宁, 黄心渊, 赵伟然. 人工智能数字影像的电影化之路——未来影像奇观构建[J]. 北京电影学院学报, 2023(11): 71-79.
- [29] Park Y S. Creative and Critical Entanglements With AI in Art Education[J]. Studies in Art Education, 2023(4): 406-425.
- [30] 黄欣荣. 从 ChatGPT 到 Sora: 生成逻辑、哲学本质及世界图景[J]. 新疆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 2024(6): 72-80.
- [31] 胡智锋, 谢霜天. 人工智能技术赋能影视艺术创作的观察与思考[J]. 电影新作, 2023(4): 4-10.
- [32] 保罗·莱文森. 思想无羁: 技术时代的认识论[M]. 何道宽, 译. 南京: 南京大学出版社, 2003.
- [33] 周露平. 智能拜物教的哲学性质与批判超越[J]. 哲学研究, 2021(8): 41-50.
- [34] 朱春艳, 田文君. 人的过时性: 安德斯物化批判思想的核心议题[J]. 东北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 2024(5): 1-7.
- [35] Searle J R. Minds, Brains and programs[J]. Behavioral & Brain Sciences, 1980(3): 417-457.

- [36] 王颖斌. 海德格尔和语言的新形象[M]. 北京:人民出版社,2015.
- [37] 王赟妹,张一宁. 迈向“共创美学”:AI介入影视教育的现状与未来书写[J]. 电影评介,2025(5):61-67.
- [38] 苏珊·朗格. 情感与形式[M]. 刘大基,傅志强,译. 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6.
- [39] 张柏林. 机遇或危机? 算法时代 ChatGPT 对人机关系的重构研究[J]. 新闻研究导刊,2024(5):1-4.
- [40] 吴晓. 智能时代的电影艺术定位[J]. 电影文学,2024(7):45-51.
- [41] 李若岩,张晓庆. 近年青春剧在审美价值和深层意蕴上的探索——以《梦中的那片海》《谈判官》为例[J]. 重庆师范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 2025(2):116-126.

Embodiment, Customization, and Decision-Making: The Evolution of AI-Generated Cinematic Creation

Shi Licheng Liu Yidong

(College of Journalism and Communication, Chongqing Normal University, Chongqing 401331, China)

Abstract: Based on the critical perspective of technological philosophy, it is possible to systematically examine the paradigm shift and development trend of film and television art in the AI era from three dimensions: the ontology of the image, the paradigm of generation, and the identity of the subject. From the dimension of image ontology, the research traces the history of art from cave paintings to digital images, revealing that human visual expression has always followed a spiral rising trajectory from objective realism to subjective experience. When AI technology enables creation of images to break through the limitations of physical laws, the embodied simulation based on neural networks will promote the completion of the transition from “reality reproduction” to “immersive” experience in the form of film and television, and become the dominant form of future images. From the dimension of the paradigm of generation, the research introduces the analytical tools of technological sociology, pointing out that the current probability-based “gacha” mode of AI generative image creation is transforming towards a deterministic “customization” mode. This transformation is not only seen in the optimization process of algorithms from random sampling to target-oriented, but also in the deep impact of this transformation on the structure of creative subjects and the imaging industry. From the dimension of subject identity, the research proposes that “value anchor” will occupy the core positioning of future creative subjects based on the above trends, and believes that in the context of increasing autonomy, the role of human creators will undergo a fundamental transformation, from specific technological operators to value judges and aesthetic decision makers. Therefore, the essence of future image creation is a philosophical practice carried out by humans with the algorithm as the medium, which is to achieve self-cognition and value expression through artificial intelligence technology. While breaking through the shackles of technologicalism, it continues the humanistic spirit core and demonstrates the humanistic adherence of the technological era.

Keywords: AI-generated imagery; image ontology; interaction; creative subject; value judgment

[责任编辑:赖黎捷]